

父亲

■宣科

祖父喜好结交朋友,更喜欢好酒,1917年的某一天,祖父去寺庙与庙祝痛饮,无比尽兴,跨越高高的门槛时被绊了一下倒在地上,等被发现时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时,卖猪巷对面有一个教堂,里面住着一个荷兰来的牧师,他叫**Kock**,大家习惯叫他科牧师。他一直想物色一名能干的助手加向导,就经常坐在大石桥上边欣赏风景边挑选合适的人。我父亲那时还很年轻,非常贪玩,喜欢跟几个小伙子到处闲逛。科牧师一眼就喜欢上了其中那个英俊活泼的家伙,就走过去跟他交谈。科牧师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跟他去工作,我父亲很兴奋地说了愿意,他们就一起到我家去找我祖母。我祖母不同意,我父亲急得跳脚。科牧师说每个月给我父亲**50**块大洋作为报酬,我父亲不顾祖母的态度,毅然接过了科牧师预付的一个月工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父亲是一个敢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喜欢冒险,不墨守成规。

我父亲那一辈有弟兄三人,按当时的政策,必须有一个去当兵,祖母为此悲痛欲绝。仅仅两个月就传来了噩耗,叔叔阵亡在宜良。

可怜祖母在死去活来的悲伤之后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按我们地方的观念,人死要见尸,亡人必须举行专门仪式厚葬。祖母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了我父亲。

父亲背着银元踏上了寻找亲人的路途。**18**天路程到昆明,再辗转到宜良,找到了叔叔战死的地方,才发现那是一座大山。大自然恢复了它的生机,看不出曾经发生过残酷血战的痕迹。父亲在附近村子向每个人打听死者的下落,得不到任何结果。有经验的人说,任何一支参加战斗的部队都要安排人员专门挖坟位掩埋战死者,免得生者看了心寒动摇斗志。父亲又到在那座山上到处寻找新挖过的土堆土坑,结果什么线索也没发现。父亲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神力,就那么站在山头上大声叫我叔叔的名字,一口气叫了好几天,希望在某个没有察觉的地方传来熟悉的应答声……

离开山冈的时候,父亲没有忘记捧一兜山土带回丽江。

叔叔的棺材里,装的是那兜土,大家都相信他的灵魂就藏在土里,最终安息于生养他的故乡。叔叔被安葬于北门坡。那时的北门坡有狼群,一到深夜就出来破坏新坟,把棺材从泥土里刨出来,用头撞破棺材板,将死尸吃得一点碎骨也不剩。家里给叔叔做了衣冠冢,非常隆重地举行了安葬仪式。经过这个悲剧之后,我们的家庭元气大伤,祖母的身体衰弱了好长时间。

父亲在科牧师处的工作很出色,被送到了贵阳神学院深造。从那里回来后,父亲在民间传教,工资也涨到了一个月**100**块大洋。**1926**年,古城第一座三层院落矗立在世人惊讶的目光中,人们发现那个院子的第三层四面都是窗户,安置了玻璃,光线亮堂,他和他的儿女们经常在那里看书,一点也不伤眼睛。

那个院子里的时光是我一生中快乐美好的时光。聪明能干的父亲从上海中心机器厂甚至更远的德国西门子机器厂购买了先进的织袜机,用两股毛线一股棉纱编织长筒袜。每天,天还没有亮透,父亲和我就出发了,我们一起沿着玉河走到黑龙潭,算是晨练。一路清波欢跃,小蔷薇野桂花蓬勃,从林深处传来节奏分明的“噫……”、“噫……”声,从容不迫,沉闷利落,那是习练功夫的王三哥的手掌在大树上砍削发出的声音。小鸟们不甘寂寞,在枝头拼命喊叫,好像非要把手三哥的巴掌声压下去才肯罢休。那时我心中的喜悦是圆满的,没有一丝阴影疑虑,我

的父亲英俊强壮,我们的每个日子都充满乐趣,那种幸福是无法表达也无法复制的。

我们回到家时,邻居们正在做早饭。我和父亲接过煮好的米酒鸡蛋,舒畅无比地吃下去,觉得身心无限安逸。父亲把碗放下就走向织袜机开始劳作,织袜子或者帽子。父亲的工作量是每天八双。袜子织好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姐姐们的了。每当夜幕降临,姐姐的女伴们就来到我家帮着缝合袜子的指尖和后跟部位,她们喜欢边干活边说笑,不时有肆无忌惮的笑声尖锐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那感觉就像她们的青春美貌一样单纯深刻,阳光灿烂,会聚成了我儿时生活中最宝贵的幸福二字。虽然没有电灯,光影闪烁,但夜幕下的少女们被镶上了一圈魔力,我觉得有那么多仙女降临人间,前来爱抚一个未来世界的大英雄,这是神话中的情节,而我就是神话的第一主角,一个幸福满溢的王子。

第二天的首要工作是给袜子染色,用的是水煮的老方法。沸水中放入刺根,袜子就是黄色;放入核桃皮,就变成豆绿色;要想得到紫色,就要放石榴皮。袜子出锅漂洗后,被绷在楸木袜板上晾晒,整齐的一排挂在屋檐下,使人联想到健美的小腿在空中舞动的姿态。一阵风过,小腿们或朝左或朝右优雅地旋转,后来我才明白,那就是我最先看到的芭蕾舞。

说到底,父亲是一个乐观的人,在我的印象



图片来源:昵图网

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

■王明珂

我刚入伍服兵役,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派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给我的信中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害……”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到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中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名老士官来到营部看我,说是来看“小老乡”。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竟然发现本营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画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糊涂地成了军人。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

女儿在**16**年的成长路上,可没少遭受打击。这些打击大多数是客观上造成的,但也有我主观上为其创造的。因为我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一个人要想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就必须有承受挫折的能力。

因此,每当看到孩子因为愿望没有实现而失望地哭泣,我会心疼她,但不会伸出手来帮她实现愿望。什么都能轻易地得到,这对孩子来说未必就是幸福的事情。给孩子失望或失败的机会,让她体验失望的滋味,懂得失败的感觉,她才能一点点坚强自信,乐观豁达。

孩子的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有无数个希望诞生。

自从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开播以来,女儿就一直是它的热心观众,不仅每天都观看节目,而且还积极参与节目。

2004年**5**月初的一天,我们发现**7**岁半的依依趴在桌子上一会儿写一会儿画,忙得连吃饭都叫不出来。问她忙啥呢?她说在给鞠萍姐姐和“顽皮”写信。我听了有些好奇,给她们写信干什么呀?“你们不看节目呀?鞠萍姐姐和‘顽皮’主持的节目里,每天都要读幸运小观众的信,还要展示小朋友的照片呢。我也要给他们写信,争取做幸运小观众,让他们展示我的照片,让全国的小朋友都认识我。”女儿说得兴高采烈的,仿佛自己已经成了幸运小观众了。

我对她的这一做法表示赞赏,并表扬了她这种积极参与、敢想敢为的精神。但我心里很清楚,女儿这封信十有八九会石沉大海。我是老媒体人了,深知在浩如烟海的读者、观众来信中,要被抽中得有多大的运气。她妈妈看着女儿那快乐和满是憧憬的表情,内心有些不忍。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是不是该找个理由,让女儿放弃这个行动?

妻子向我说了她的这个想法。我沉思了一下,觉得还是放手让女儿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是给孩子一个参与的机会;二是给她一个面对挫折的机会。这对孩子不是什么坏事。

女儿忙了很久才写完给鞠萍姐姐和“顽皮”的信,又画了一幅“顽皮”画像,然后拿来让我们看。虽然字写得丑了一些,但语句还算通顺,大大的“顽皮”画得也不错。我们对她又是一番肯定,她妈妈找来了信封和邮票。女儿将信和画及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装进了信封里,仔细地

封好了,才肯吃饭。

第二天她早早就下楼了,在上学的路上,把信投进了邮筒。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每天她都要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雷打不动地观看鞠萍姐姐和“顽皮”主持的《动漫世界》节目,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她总要紧张而又严肃地警示我们:别出声,好好听,看今天是不是读我的信!

每当屏幕上出现的不是自己的照片时,她总是失望地说:“怎么还没念我的信?”然后神情就变得低落,别的节目也没兴致看了。我心里很难受,于是安慰她,一定要看淡这件事,全国那么多小观众,给鞠萍姐姐和“顽皮”写信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抽不到是正常的。就如爸爸每天看那么多的读者来信,有多少读者收不到爸爸的回信呀?女儿点点头,可还是每天都盼着鞠萍姐姐和“顽皮”念自己的名字。

20多天无音信,女儿彻底失望了,当再一次听到鞠萍姐姐和“顽皮”念别人的名字的时候,她大哭起来。我和她妈妈劝她别哭了,她伤心地说:“这是我经历的最大的打击了,我能不能哭吗?”说得我和她妈妈心里也觉得酸酸的。

妻子抱着女儿,一边安慰她,一边用责怪的眼神看着我。言下之意,当初如果想办法转移女儿的注意力,放弃写信,不是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伤心了吗?我一点也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女儿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次类似的打击呢,我们能每一次都帮助她逃避吗?唯有勇敢面对,才能锤炼成强者。

试想,哪个孩子不想成功呢?可是成败总是像孪生兄弟一样相互依存,这样就需要我们有“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和心态,让孩子学会抗拒挫折,坦然面对失败,他的步履才会更坚,人生路也就会更宽。

(节选自《做父亲的幸福》,东子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教老爹学上网

■霍忠义

老爹**68**岁,退休多年,不读书、不看报、不爱运动,没有嗜好,母亲去世后与我们一起生活。我和妻子整天工作忙忙碌碌,而老爹无所事事,越发孤独,更可怕的是他对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热情,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坐在屋子里想心事。我赶紧去请教老年问题专家,他说老人可能有点老年自闭症,建议我们想办法帮助老爹走出心理阴影。

这天下班后一回到家,我就请老爹坐在电脑前,告诉他要教他一个新鲜的玩意儿:上网!老爹一听直摇头,但是已经顾不了许多的我直接打开漂亮动人的页面给他讲解。我发现老爹没有强行离开,只是眯着眼睛看着网页,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心中一阵惊喜。于是更起劲地给他讲

解如何看新闻,如何写博客……我讲得眉飞色舞,而他却依旧一脸冷漠,好在第一次他还是在电脑前坐了**15**分钟。接下来,我天天下班回家要和他一起上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似乎对我讲的这些东西已经不感兴趣,我非常着急,生怕自己的付出功亏一篑。

一天,侄女秀儿又给老爹打来电话,在电话里,爷孙两个聊得十分开心,秀儿挂断电话后老爹还一脸恋恋不舍的表情。我知道老爹最爱哥哥的女儿秀儿,但是他们现在定居在美国,哥哥已经五年没有回家了,秀儿也已经**15**岁了,这五年秀儿变化很大:人长大了,也更加漂亮懂事了。虽然秀儿也经常给爷孙打电话、寄照片与录像带,因为不能面对面与孙女聊天,老爹每次都觉得很遗憾。我心生一计,对老爹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您马上就能和秀儿面对面讲话。”老爹以为我开玩笑,只是不停地摇头。我迅速给电脑配备上摄像头和耳麦,接好连线,登录到我的聊天软件上,很快与秀儿联系上了。一会儿,秀儿就出现在屏幕上,她笑眯眯地向爷爷问好呢!老爹惊讶地坐在电脑旁边,和孙女拉起了家常。在说话的过程中,秀儿还转动摄像头,让爷爷看她的房子呢!没有到过美国的老爹看得很专注,脸上一直流露出讶异的表情。一个小时后,老爹笑眯眯地关了机,对我说:“网络这个玩意儿,真好!”

从此老爹就喜欢上网了,很快他也能给秀儿发“伊妹儿”了;他也常常在**BBS**里面灌水,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也到老年聊天室里与人话家常……甚至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一天回家后,我发现老爹竟然自己开起了博客,操作起来也还像模像样。我凑近一看,有一篇文章写的是“老年人怎么保健”的高深话题,我由不自主地给老爹伸出了大拇指。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老爹变了,我们上班他就出去买买水果,我们下班他还张罗着为我们做饭,吃完饭还要与我们说说话,问问单位的情况,有时还向我请教他不懂的网络知识。

不久,我更发现老爹与一位阿姨过往甚密,据说是通过网络认识的,还有呀,老爹现在也已经学会网上购物了……

孝顺父母也要与时俱进。时代飞速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做子女的不该狭隘地认为:与时俱进是年轻人的专利。不要小看老年人的能力,也不要刻意将老年人排除在外。只要子女稍微用点心,老年人同样可以学会高科技知识并将其运用在生活中。与父母共享高科技,是时代赋予孝顺的全新内涵。

(节选自《最爱》,霍忠义著,万卷出版公司)

在乡村墓园

■柳宗宣

你无法得知祖父的坟在何处迁徙的墓园在时光中增减消隐父亲的坟塋也在变小,二十年前和他为奶奶上坟,把一担担土培在矮小的长满荒草的坟上一代人只能照看上一代的坟这也得服从时间的逻辑

怅望故乡,不见祖父坟地的具体位置,知道它的人也已入土了。我们在他们坟前点燃香纸,或挂香天地银行的冥钞化成灰烬似可送达到哭界的亲人我跪下,跪在父母的坟前跪向泥土、荒冢和虚空

那个生活在异乡的人他活着回到故地,把自己的墓地修建大理石的墓房在土坎中打眼在他乡,害怕死无藏身之地于衰败之年,在他闭眼之前在祖宗的墓园占据一个位置亲眼看见自己埋进去的地方

唉,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其实他和同乡的做派差不多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式;你以汉字建造抽象的墓地,这似乎能逃脱时间的束缚。对于空落的一生得有交代,辞章仿佛代替你活着当你死后,就藏身于词语中间

(选自李少君的博客)

父亲的爱

■王华锋

想品德》中勤奋爱学的“褚红”的例子给我打气和树立榜样,教我勤奋自立……类似这样的经历很多,在我成长的经历中,父亲躬亲示范的教育总让我学到的东西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小学四年级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做《颐和园》,记得上这篇课文的时候,父亲用浓厚的口音带着我们齐声朗读:“长廊两旁栽满了花木,这一种花还没谢,那一种花又开了。微风从右边的昆明湖上吹来,使人神清气爽。”**2012**年夏,我的妻侍产,父亲送母亲到北京照顾我即将出生的孩子,余暇,我带父母去颐和园游玩,当天是个晴朗的天气,微风徐来,我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小学课堂:父亲穿着白色的衬衣在教室里边走动

带着我们齐读。我在长廊上试着用父亲教课的方式介绍长廊,父亲清楚地念叨着“几千幅画没有哪两幅是相同的”,一路走来,我向导没有当成,还是成了父亲的学生,父亲识古字,指着匾额对我说:“草木贵华”。当我们走到昆明湖岸边的时候,父亲指着水里漂荡的苦草和黑藻对吃惊地说:“这些草和我们农村长的‘鸭舌草’和‘灯笼泡’一个样!”我一下子意识到父亲想象中的颐和园和现实颐和园之间的巨大落差,而这种感觉和我初到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

2012年,我结婚了,父亲亲笔送给我们一副对联:新春伊始结良缘,志同道合成挚友!这一刹那,我体会到:多年来,父亲对我的爱如同涸涸的山泉而不止,我喜欢写作的种子是父亲当年埋下的,而我平时写一些文章也是为了回馈他的教育和启蒙。

(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